

匆忙中我们失去了什么

生命本需要凝视与倾听，凝视朝来暮去，看兴亡多少事；生命更需要宁静与淡泊，宁静时拥有一份睿智，淡泊处自有一份从容。

匆匆又一年，可曾想过岁月的流逝中，我们是否还拥有这样一个心灵，我们是否还有这样一个思想的天空。

我们似乎忘记了，这个世界除了物欲，还有精神；除了活着，还有道义；更忘记了除了这个世界之外，还有浩瀚的宇宙。

匆忙之中，亲情的表达变成了一道程序；友情被铺排成前行的阶梯；爱情有如快餐式的品茗，并在天平上寻求着它的平衡。我们走在人群中，可还听得到别人真诚的问候，看得见别人无助的请求？是否忘记了自己的寻觅其实就在回首处，漂泊的最后，望尽的唯有归家的路？



零八年神韵艺术团的演出依然余音绕梁、色彩沁脾，零九年更加盛大的神韵全球巡演，已于十二月十九日分别在美國的費城、亞特蘭大及佛羅里達同時開場。無數觀眾被演出深深感動，體會出生命回歸的正途。

基督教非洲大主教：神韻非常神性的敘述人類的精神與靈魂



基督教非洲大主教、聯合國和平大使、世界大主教協會主席阿爾弗瑞德·阿德萊堪(Alfred Adelekan)博士對神韻演出贊不絕口。“我深受感動的是，神韻的演出是在非常神性的敘述人類的精神與靈魂。她表現出古代中國人的高尚道德，他們充滿神

性，與他們的創世者緊密相連。”

在談到自己觀看神韻演出的收穫時，阿德萊堪博士說：“整個節目表現了人們生活在這個地球上，為的是能夠返回到屬於自己的地方，神韻中稱之為‘回歸’。而要回歸，在這個世界上就必須正直；要正直，就必須做好事，要善待他人，不能做壞事。人們必須尊重每一個人，要為別人而活着。如果我們這樣看待中國五千年的文化，我們就知道，中國人是信仰神的。而我們善待別人，就是為了最終返回到神那里去。這是我從神韻演出中體會出來的。”

華裔化學家：非常激動，那個感覺，真是很不同

在杜邦公司工作的華裔化學家弗兰克(Frank)帶着女兒及女兒的朋友一起來觀看演出。弗兰克說：“我非常激動，主要是因為(晚會的)內涵。這里面有神佛的內涵，而一般的演出中沒有這個內涵。特別是最后一

明 慧 週 報

副刊

第 194 期

2008 年 12 月 26 日

匆忙之中，忙不擇路，趨之若鶩，為的是攀榮求富；絞盡腦汁，只為了追逐別人的追逐。忘記了自己是誰，浮生若夢。

匆忙之中，已无暇去叩問良知的有無，也無心傾聽善意的勸說。先人的舍生取義被演繹為神話，大善大忍都被小人們拿來戲說。然而，生命的尊嚴，本如高山之巍峨。上天賦予的思想，是讓我們用它來分辨善惡；若是沒有了良知，何異於朽木一棵。

朋友啊，想一想，一路走來，我們的世界已被物欲占滿，我們的生活只有步履匆匆，我們的心灵已是荒草叢生。可否願意給自己的心灵一份淡泊與寧靜，让自己的脚步从容；可曾想过让自己的未来真正美好，让自己的世界清澈澄明。

請點亮心中的明燈，去凝視與傾聽，尋回我們生命深处那份真誠、善良與寬容。◇

神已归来



個節目，看到很多神、佛、道下世來到人間，那個感覺，真是很不同。”

弗兰克还说：“由于中共无神论的教育，以前有很深的障碍，不能接受关于神佛的东西。这几年基本没有了这个障碍，觉得中国文化中关于神佛的东西真是非常好。”

對於演出中有表現法輪功受迫害的內容，弗兰克說：“我以前只是對法輪功表示敬佩，因為被迫害的中國人，誰都沒有敢象法輪功這樣理直氣壯地反對迫害。後來，通過更多的接觸和了解，我覺得法輪功他們講的有道理。”

神已归来

神韻演出的美好和廣博內涵，超過了語言所能描述。從五千年文化中採摘的點點滴滴，經神韻之手搬上舞台，就放射出智慧、靈性和深邃之光。神韻演出能讓人超越時空、地域和世俗角色的間隔，洗去混濁，觸及生命的來源、意義和歸宿。從遠古到現在，五千年来，神就在人身边，為人開創了神傳文化、鋪墊了回歸之路，今天，更如各民族预言所述，到了人神同在、隨神回歸的最后時刻。一刻千金。

神已归来，並且在關切地注視着人、呼喚着人。在道德極度敗壞的今天，為何出現神韻這部藝術傑作、這場跨世紀大戲？朋友，预言中的婆羅花已悄然開放，神已归来，你是否聞到了婆羅花的芬芳？是否感受到神的慈悲、聽到了神的呼喚？(文/長安)◇



二零零八年四月的一天，一个年方二十八、九岁的“的哥”，怀揣一柄锋利的板斧，走进了河南某市直机关的大门。

绝望青年动杀机

真、善、忍启善念



“的哥”家住市郊，名叫留柱。留柱上有年迈的爹娘，下有三个年幼的孩子，家境贫寒。有道是“屋漏偏逢连阴雨”，去年，爹又得了肺癌。万元借款，住院一个多月就用完了，只得出院回家。

爹要吃药，一家人要吃饭，欠的债要还，得想法挣钱。留柱听说“摩的”生意还可以，就厚着脸皮又借七千元买了一部新摩托。谁料刚跑四天，就被交警查住了，说是跑“摩的”违法，罚款五百元。交警粗暴地把摩托弄到停车场，交给保安后扬长而去。留柱发愁：这几天起早贪黑，挣的总共不到二百元，哪有钱交罚款呢？

留柱来到收款处，恳求“少罚点”，女会计让他“找领导”。经打听，区里、市里与这事沾边的部门有好几个，他只好挨门求情，跑了两天，见到的头头脑脑都是比着踢皮球。无奈之下，留柱就到停车场跟保安缠磨，好话说了一堆，就差没有下跪了。谁知那黑胖保安眼一瞪，恶语拒绝。

留柱从市内步行回家，感觉眼前漆黑一片。他由沮丧而绝望而萌生杀机，暗骂：“这帮昏官狗衙役，这不是把活人往死里逼吗？哼！兔子急了也咬人，缺心少肺的家伙们，等着吧！”回到家，留柱找出平时砍木头用的板斧，磨了又磨。次日一早，身藏凶器离开家门——有个市局还没跑到，去试试：能遇上个有良心的就好了，如果还象前两天那样耍弄人，只有来个鱼死网破。于是，就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。

南朝时的宋武帝刘裕的儿子刘义季，被封为衡阳王。有一次，他大规模围猎于郢（古地名，在今湖北荆州），看见有一个老农，披着蓑衣，在田野间耕作，便命左右过去呵斥他，问他：“为什么不避开贵人？”

老人手拿着翻土用的农具，回答说：“从前楚王沉湎于游乐，受到令尹的讥笑。如今阳光和煦，春意盎然，正是播种的大好时候。农夫一日不耕作，就失去了宝贵的时机。大王你，随意驰骋为乐，驱斥老夫，这可不是鼓励农作的行为啊！”

衡阳王刘义季听后，勒住马缰，说：“这是一位贤

留柱上了办公楼。接待他的是位女士，看上去三十多岁（其实已是“知天命”的五十多岁），气质高雅，态度祥和。留柱喊了一声“大姐”，眼里已是泪花盈盈。大姐先给留柱倒茶，而后听他诉说，听明白以后，当即打电话联系，之后，告诉留柱：“说好了，罚二百。你手头的钱够不够？”留柱掏掏，只有七十多元，大姐就从自己挎包里拿出一百三十元：“小兄弟，拿着，把摩托推回吧。”

留柱被震撼了！他简直不敢相信刚刚发生的一切，“今天遇上活菩萨了！”

对于留柱的惊奇和感恩，大姐温馨一笑，说自己是信仰“真善忍”的法轮大法弟子，是因为修了大法，才变得能遇事为别人着想。你要感恩的话，就永远记住大法和李老师的恩德吧。

接着，大姐跟留柱聊了好大一阵。留柱听的句句入心，临别说道：“今天见大姐，留住几条人命。不瞒你说，上这儿来，我是最后一次碰运气，要是再落了空，就开始下手：瞅准机会，先用板斧把那个混账保安劈了，然后杀交警、杀昏官。抓不住该我侥幸，抓住了，大不了抵一命。今天见了大姐，计划作废。我听大姐的话，‘摩的’不再跑了，干点别的。不管干啥，我都积德向善做好人。回到家，我叫爹和全家都念‘法轮大法好’，入了中共恶党组织的都退了。借大姐吉言，俺的日子会好起来的。”

看到眼前这个年轻人心中升起的善念，大姐开心地笑了。（文/陆明文）◇

古风悠悠：农夫教训衡阳王



者啊！”命令身边的下人：赏赐给他吃的东西。

老人说：“唉！愿大王让人们都能受赐。如果不妨碍农时，那么将来的收成，就是我们享受的大王的恩赐。老汉我不想单独受赐。这饭食也就不敢当了。”

衡阳王刘义季问他的名字，他没有告诉就避开了。

正是：

巍巍老人，耕种辛勤，知时达理，颇具分寸；不亢不卑，庄重自敬；心怀天下，至公至正。

这就是华夏子民，我们的父老乡亲！（事据《南史》）（文/陆真）◇